

太平經卷之四十五

四十六

卷六

起上出書訣第六十一

稱子父當主教化以時節母主隨父所為養

之子者生受命於父見養食於母為子乃當
下愚賤生不勝心所欲問犯天師忌諱為過
甚劇意所欲言不能自止小人不忍情願五
內發煩惱悶悒悒請問一大疑唯天師既待以
赤子之分必裹原其飢渴汲汲手行道之何
謙哉唯唯今天師乃興皇天后土常合精念
其心與天地意深相得比若重規合矩不失
毛髮之間也知天地常所憂口是故下愚
不反生胃慚乃敢前具問願得知天地神靈
其常所大忌諱者何等也善乎生精益進哉。
子今且可問正入天地之意人得知之著
賢人之心萬世不復去也吾常樂欲言無可
與語今得真人問之心中訣喜且為子具分
別道之不敢有可隱匿也所以然者乃恐天
地神靈深惡吾則為身大災也真人但安坐
明聽天地所大疾苦惡人不順與不孝何謂
也願聞之善乎子之難也夫天地中和凡三
氣內相與共為一家反共治生共養萬物天
者主生稱父地者主養稱母人者主治理之

稱子父當主教化以時節母主隨父所為養
之子者生受命於父見養食於母為子乃當
敬事其父而愛其母何謂也然父教有度數
時節故天因四時而教生養成終始自有時
也夫惡人逆之是為丁不順其父天氣失其
政令不得其心天因大惡人生災異以病害
其子比若家人父怒治其子也其變即生父
子不和恨子不順從嚴父之教令則生陰勝
其陽下欺其上多出逆子也臣失其職鬼物
大興其病人姦猾居道傍諸陰伏不順之屬
咎在逆天地也真人是又可不順乎此乃自
然之術比若影之應形與之隨馬不脫也誠
之唯今謹已敬受師說天之教教頑聞犯
地之禁諾真人明聽唯唯天者乃父也地者
乃母也父與母俱人也何異乎天亦天也地
亦天也父與母但以陰陽男女別耳其好惡
者同等也天者養人命地者養人形人則大
愚教且暗不知重尊其父母常使天地生凡
人有悔悒悒不解也何謂也善哉子之言也
深得天地意大災害將斷人必吉善矣何謂

也唯天師分別之然今天下之人皆共賊害
冤其父母何謂也四時天氣天所案行也而
遂之則賊害其父何謂也今人以地為母得
衣食焉不共愛利之反共賊害之何謂也然
真人明聽人乃甚無狀共穿鑿地大興起土
功不用道理其深者下著黃泉淺者數丈母
內獨愁恚諸子大不謹孝常苦忿忿悒悒而
無從得通其言古者聖人時運未得及其道
之遂使人民妄為謂地不疾痛也地內獨疾
痛無譬乃上感天而人不得知之愁因其子
不能制上憇人於父懇之積久復久積數故
父怒不止災變惟萬端並起母復不說常怒
不肯力養人民萬物父母俱不喜萬物人民
死不用道理咎在此後生所為日劇不得天
地意反惡大地言不調又共疾其帝王言不
能平其治內反人人自得過於天地而不自
知反推其過以責其上故天地不復愛人也
視其死亡忽然人雖有疾臨死啼呼罪名明
白天地父母不復救之也乃其罪大深過委
頓咎責反在此也其後生動之尤劇乃過前

更相倣效以爲常法不復拘制不知復相禁
止故災日多誠共寃天地天地人之父母也
子反共害其父母而賊傷病之非小罪也故
天地最以不孝不順爲怨不復赦之也人雖
命短死無數者無可寃也真人豈曉知之邪
唯唯今天使子來真問是知吾能言真人不
可自易不可不慎也唯唯今人共害其父母
逆其政令於真人意寧可久養不邪故天不
大矜之也今天師哀愚生爲其具說以何知
天地常忿忿悒悒而然惡人數起上半善哉
○天使子屈折問之足知爲天地使子問此也
諾吾甚畏天不敢有可隱恐身得災今且使
子昭然知之終古著之曾心不可復忘也今
有一家有興功起土數家被其疾或得死亡
或致盜賊縣官或致兵革鬪訟或致蛇蜂虎
狼惡禽害人大起土有大凶惡小起土有小
凶惡是即地忿忿使神靈生此災也故天地
多病人此明證也子知之邪唯唯今或有起
土反吉無害者何也善哉子之間也皆有害
但得良善土者不即病害人耳反多四方得

其凶久會且害人耳得惡地者不忍人可
爲即害之也復并害遠方何也是比若良善
腸之人也雖見寃能強忍湏更心不忘也後
會害之惡人不能忍湏更交行善哉善哉今
地身體積巨人比於地積小小所爲復小不
足道何乃能疾地乎哉善哉子之難也天使
子分別不明此以何知之以其言大慘憐子今
欲云何心中憫悒欲言乃快天地神情居子
腹中故子趣言子固不自知也凡人所欲爲
皆天使之諾不敢有可匿也子明德唯唯今
○子言人小小所動爲不能疾地今大人軀長
一丈大十圍其齒有齧蟲小小不足道合人
齒大疾當作之時其人啼呼交且齒久久爲
墮落悉盡夫人比於天地大小如此蟲害人
也齒尚善金石骨之堅者也夫蟲但肉耳何
故反能疾是子人之疾地如此矣子知之邪
故反能疾是子人之疾地如此矣子知之邪
行真人復更明開耳惟唯夫人或有長出丈
身大出十圍粗蟲長不過一寸其身小小積
小不足道也居此人皮中旦夕鑿之其人病
之乃到死亡夫人與地大小比若此矣此蟲

積小何故反賊殺此人乎真人其爲愚暗何
故大劇也將與俗人相似哉實不及子尚不
及何言凡人乎有過有愚唯天師願聞不及
業幸爲愚生竟說其意諾不匿也吾知天地
病之劇故口口語子也行復爲子說一事使
子察察重明知之唯唯今大丈夫力士無不
能拘制齊蟲小小不足見也有一斗所共食
此人病之疾痛不得卧劇者著牀今齊蟲蠚
蠚小小積衆多共食人蠚蟲者殺人齊蟲蠚
同使人煩憊不得安坐皆生瘡瘍夫夫大小
比於地如此矣寧曉解不唯唯行今子或見
吾所說如不足以爲法也今爲子言之人雖
小其究愁地形狀使人昭然自知深有過責
立可見也今一大里有百戶有百井一鄉有
千戶有千井一縣有萬戶有萬井一郡有十
萬戶有十萬井一州有億戶有億井大井一
丈中井數尺小井三尺全穿地下著黃泉天
下有幾何哉或一家有數井也今但以小井
計之十井長三丈百井長三十丈千井三百
丈萬井三千丈十萬井三萬丈天下有如此

者凡幾井乎穿地皆下得水水乃地之血脉也今穿子身得其血脉寧疾不邪今是一億井者廣從凡幾何里子自詳計之天下有幾何億井乎哉故人爲寃天地已明矣子賊病其母爲疾甚劇地氣漏泄其病人大深而人不愛不憐之反自言常寃天地何不純調也此不反邪是尚但記道諸井耳今天下大屋掘鑿溝瀆或閉塞壅閼當通而不得通有幾何乎今是水泉或當流或當通又言閉塞穿鑿之幾何也今水泉當通利之乃宣因天地之利瀆以高就下今或有不然妄鑿地形皆鑿之幾何也今水泉當通利之乃宣因天地所生氣屬中和三尺者屬及地身氣爲陰過此而下者傷地形皆爲凶古者穴居云何乎同賊地形耳多就依山谷作其巖穴因地中又少木梁柱於地中地中少柱又多倚流水病之無肯言其爲病疾痛者地之精神上天告愬不通日無止也天地因而俱不說喜是^{卷六}以太和純氣難致也真人寧解不邪唯今^七多深賊地故多不壽何也此劇病也今時時人生天地之間會當得室廬以自蓋得井飲之云何乎善哉子之言也今天不惡人有室廬也乃其穿鑿地大深皆爲瘡瘍或得地骨或得地血何謂也泉者地之血石者地之骨

也良土地之內也洞泉爲得血破石爲破骨良土深鑿之投瓦石堅木於中爲地壯地內獨病之非一人甚劇今當云何乎地者萬物之母也樂愛養之不知其重也比若人有胞中之子守道不妄穿鑿其母毋無病也妄穿鑿其母而往求生其母病之夫人不妄深鑿地但居其上足以自彰隱而已而地不病之也大愛人使人吉利今願聞自彰隱多少而可凡動土入地不過三尺提其上何止以三尺爲法然一尺者陽所照氣屬天二尺者物也謂井中瓦石材木也此本無今有比若人身中有奇壯以爲病也可恢哉可恢哉卿不及天師詳問之不但知是真人來前唯唯子問事恒常何一究詳也所以詳者比與天師會見言人命在天地天地常悅喜乃理致太平壽爲後是以吾居天地之間常駛忿天地故勉勉也天地不和不得竟吾年善哉子之言也吾所以常恐駭者見天地毒氣積衆多賊殺不絕帝王愁苦其治不平常助其憂之子何豫助王者憂是乎吾聞積功於人來報於天是以吾常樂稱天心也善哉子意令天師既開通惠生示以天忌願復乞問一疑事今河海下田作室廬或無柱梁入地法三尺

犯神何神也神非一不可豫名也真人曉邪唯唯是故人居地上不力相教爲善故勤作過反相及也是者寃令人或大遠流水會當得井水飲之乃活當云何乎善哉子之言也然有故井者宜使因故相與共飲之慎無數易之既易宜填其故塞地氣無使發泄飲地形令地衰不能養物也填塞故去中壯何謂也謂井中瓦石材木也此本無今有比若人身上有奇壯以爲病也可恢哉可恢哉卿不及天師詳問之不但知是真人來前唯唯子問事恒常何一究詳也所以詳者比與天師會見言人命在天地天地常悅喜乃理致太平壽爲後是以吾居天地之間常駛忿天地故勉勉也天地不和不得竟吾年善哉子之言也吾所以常恐駭者見天地毒氣積衆多賊殺不絕帝王愁苦其治不平常助其憂之子何豫助王者憂是乎吾聞積功於人來報於天是以吾常樂稱天心也善哉子意令天師既開通惠生示以天忌願復乞問一疑事今河海下田作室廬或無柱梁入地法三尺

輒得水當云何哉善乎子之間也此同爲害耳宜復淺之此者地之薄皮也近地經脈子欲知其效比若人有厚皮難得血出亦爲傷矣薄皮者易得血出亦爲傷俱害也故夫血者天地之重信效也夫傷人者不復道其皮厚與薄也見血爲罪名明白夫人象天地不欲見傷傷之則怒地何獨欲樂見傷哉夫天地乃人之真本陰陽之父母也子何從當得傷其父母乎真人宜深念是於赤心愚人或輕易忽然不知是爲大過也今子當得飲食於母故人穿井而飲之有何劇過哉子言已失天心明矣今人飲其母乃就其出泉之處故人乳人之泉坼也所以飲子處比若地有水泉可飲人也今豈可無故穿鑿其皮膚而飲其血汁邪真人難問甚無意患生有過觸天師忌諱不謙也然難問不極亦不得道至訣也不惡子言也此必皇天大疾乃使子來口口問是此故子言屈折不止也今唯天師原之除其過患生欲言不能自禁止平行何所謙子既勞爲天地遠來問慎無閉絕

吾書文也唯唯凡人不見覩此書不自知罪過重反獨常共過罪天地何不和也治何一惡不平也不知人人有過於天地前後相承負後生者得罪災到無復天命死生無期度也真人努力無滅去此文天地且非怒人唯唯真人被其謫罰則凶矣唯書以付歸有德之君宜以示凡人人乃天地之子萬物之長也今爲子道當柰何乎俱各自深思從今以往欲樂富壽而無有病者思此書言著之。天地之神乃隨其書而行察視人言何也真人知之邪今以何知其隨人而行以吾言不信也子誠絕匿此書即有病有敢絕者即不吉是即天地神隨視人之明證也可畏哉唯唯行去自勵自勵夫人命乃在天地欲安者乃當先安其天地然後可得長安也今乃反愁天地共賊害其父母以何爲而得安吉乎。○德君治故爲求嘗有也初陰陽開闢以來錄天民仕之未嘗有此也故爲最大也可駭哉可駭哉是故都出第一之道教天下人爲善之法也人善即其治安君王樂遊無憂善哉善哉樂乎樂乎是故教真人急出此書慎無藏匿以示凡民百姓見禁且自息如不止禍及後世不復被得罪於天地無可傳也真人

真人來問是天欲一發覺此事令使人自知百姓適知責天不知深自責也今天何故一時使吾問是乎所以使子問是者天上皇太平氣且至治當太平恐愚民人犯天地忌諱不止共亂正氣使爲凶害如是則太平氣不得時和故使子問之也欲樂民不復犯之則天地無病而愛人使五穀萬物善以養之也如忽之愈不愛人不肯養之也故將凶歲者無善物將興歲其物善此之謂也真人知之邪善哉善哉古者同當太平何不禁人民動土地哉善乎子之間事也天地初起來嘗有今也以何明之今者天都舉故乃錄委氣之人神人真人仙人道人聖人賢人皆當出輔吉是即天地神隨視人之明證也可畏哉唯唯行去自勵自勵夫人命乃在天地欲安者乃當先安其天地然後可得長安也今乃反愁天地共賊害其父母以何爲而得安吉乎。○德君治故爲求嘗有也初陰陽開闢以來錄天民仕之未嘗有此也故爲最大也可駭哉可駭哉是故都出第一之道教天下人爲善之法也人善即其治安君王樂遊無憂善哉善哉樂乎樂乎是故教真人急出此書慎無藏匿以示凡民百姓見禁且自息如不止禍及後世不復被得罪於天地無可傳也真人

寧知之邪唯唯行去書中有所疑乎來問之

唯唯

右解天地寃結

太平經卷之四十五

太平經卷之四十六

道無價却夷狄法第六十二

天師將去無有還期願復乞問一兩結疑行
今疾言之吾發已有日矣所問何等事也願
乞問明師前所賜弟子道書欲言甚不謙大

不事今不問入猶終古不知之乎行勿諱今
唯明師開示下愚弟子諾今師前後所與弟
子道書其價真多少噫子愚亦大甚哉迺謂
吾道有平耶諾為子具說之使子覺悟深知
天道輕重價直多少然今且賜子千斤之金
使子以與國家亦寧能得天地之歡心以調
陰陽使災異盡除人君帝王考壽治致上平
耶今齋萬雙之璧玉以歸國家寶而藏之此
天下之珍物也亦寧能使六方太和之氣盡
見瑞應悉出夷狄却去萬里不為害耶今吾
所與子道畢具迺能使帝王深得天地之歡
心天下之羣臣偏說跋行動搖之屬莫不忻
喜夷狄却降瑞應悉出災害畢除國家延命
人民老壽審能好善崇行吾書唯思得其要
意莫不響應比若重規合矩無有脫者也成

事大口口吾為天談不欺子也今以此天法
奉助有德帝王使其無憂但日遊其價直多
少哉子之愚心解未乎哉諾復為子陳一事
也天下之人好善而悅人者莫善於好女也
得之迺與其共生子合為一心誠好善可愛
無復雙也今以萬人賜國家莫不悅且喜見
之者使人身不知其老也亦寧能安天地得
萬國之歡心令使八遠響應天下太平耶哉
吾道乃能上安無極之天下能順理無極之
地八方莫不悅樂來降服擾擾之屬者莫不
被其德化得其所者也是價直多少子自深
計其意子欲樂報天重功得天心者疾以吾
書報之如以奇偶珍物累積之上柱天天不
為其說喜也不得天之至心也欲得天心乃
宜旦夕思吾書言已得其意即亦得天心矣
其價直多少乎故賜國家千金不若與其一
要言可以治者也與國家萬雙璧玉不若進
二大賢也夫要言大賢珍道乃能使帝王安
枕而治大樂而致太平除去災變安天下此
致大賢要言奇道價直多少乎哉故古者聖